

1966 年底，我们乘坐的火车停在了一个黄昏的平原上。平原敦厚，很长的一列绿颜色停得安安静静。那个年月的一切都无可奈何，车厢里也无可奈何。

我和六个男同学都在车厢里。我们东逛西逛从上海逛到西安，又在西安上了这列火车，那时谁敢说我们这些“小将”是东逛西逛啊？我们是“革命大串联”。不过那时我们也敦厚，天真，一副无知相，这样停在黄昏的平原上不能前进，依然开心，无忧无虑。

车厢里的旅客开始吃干粮。旅客就是那些花钱买车票的人，而我们这些东逛西逛的小将、小孩都是不准备干粮的，我们的车票也不是买的，而是领的。我们到达哪里，哪里的接待站都会供给我们床铺和饭菜，还能领到去下

牛肉

梅子涵

一个地方的车票，我们其实就像是一群天真的小无赖，吃着，逛着，看看四处贴着的胡说八道的大字报，然后扬长而去，踏上下一列火车。

我走下火车。看着火车头的前方，看着平原，看着有气无力的冬天黄昏，也看见陆国贾从车窗伸出的头，他也想看看车厢外的动静。他和我一样，也是黑五类。但他在“文革”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红五类，可是不知什么道理，突然又变成黑五类了。于是当我们几个黑五类寂寞地坐在教学大楼底层的一个角落的时候，他也坐在我们床铺和饭菜，还能领到去下

添，我们的确会有些孤独中的壮大，有安慰、温暖，孤独确实就少了。我和国贾还常常会在下午的时候去马路上逛。我们无聊而又精神十足地走啊走啊，我们不说很多话，他不说他为什么从红五类变成黑五类，我也不说我为什么是黑五类，其实我也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优越的童年时代会突然告终。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哥哥，他哥哥是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。他给我看他哥哥画的图。他总是说：“我阿哥。”那也是他这个黑五类少年在那个沮丧时期的最大



子涵夜话

光彩了。尽管他阿哥也是黑五类，也许也正坐在一个角落里。

肚子饿了，我们总是会走进饮食店吃一碗阳春面，然后继续走，然后返身回家。那时我们逛了多长的路，吃过多少碗阳春面，也听他说过多少遍画面的戏剧学院的阿哥！

前几天，火车开往西安，停蚌埠的时候，我们在窗口买花生，一毛钱一包，有两个大人让国贾帮他们带两包，国贾就帮他们带了。两个大人吃着花生，没有给国贾钱，国贾问他们要，他们说：“他妈的！”国贾就小声地说：“真不要脸。”大人站起来准备打人。真不要脸那两个大人，幸亏我们有七个十六岁的少年。

我告诉在窗口张望的国贾：“发牛肉了！”

有车子推过来，车子上放着很多小纸包，每一个纸包里包着两块熟牛肉，每个乘客领一包，我们这些“东逛西逛”也一样，不需要看车票，不需要证明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伸出手就能得到。我拿到了一包，国贾拿到了一包，其他五个同学也拿到了，这是我们的晚饭。

我打开纸包吃牛肉，肚子饿了。可是我吃的第一块不是牛肉，而是牛肝。我觉得牛肝没有牛肉好吃，国贾的两块都是牛肉，其他同学也都是牛肉，我觉得自己很不合算。不合算就是吃亏的意思。可我现在想的是，是谁为这一列无可奈何的火车送牛肉的呢？那么混乱的年月，一列停在黄昏平原上的火车，却有人为他们送来牛肉，不让他们饿着，让冬天的黄昏有了力气，帮助他们度过无可奈何的时间。这世界真是有很多你看不见原因和姓名的善良，你如果完全忘记

写下这个题目，是就着一位朋友对我母亲的评价。我当时问他，你又没见过她，何以感知？喏，那天你不在家，你母亲接的电话。哦，她一定抓住话筒不肯放手，还祝你长命百岁、万寿无疆对不对？哈哈，你太了解自个儿母亲了。

其实，我母亲不管在哪里都是可爱的人。那天，在超市购物，母亲看到一位衣着寒惨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颤巍巍地将手中的物品放回又拿起，再放回；母亲走过去和她搭话，也不知那位老太太说了什么，母亲立马从推着购物车里取出一袋巧克力和一盒饼干硬是塞给了她；见我过来了，母亲竟示意老太太快走。我佯装没看见，不想明了母亲的秘密，可她失智的头脑压根就不曾想到老太太拿着巧克力如何走得超市，那得付费的呀。我抽了张百元纸币，让母亲去给老太太，母亲顿时脸颊发光。我看见老太太用手背抹着眼泪，也不知母亲对她说什么劝慰的话。过后问及母亲，她却对刚刚发生的事好像记不得了。

有一次换着母亲在小区散步。迎面走来一位物业管理员，我就对他诉说家里的自来水有杂质、修过一次仍不见好，说着说着，转眼不见了身旁的母亲，四处寻找，不见踪影，急得泪流不止。保安说别急，别急，有人看见一位老太搀扶着另一位拄拐杖的老太太走进对面那幢楼了。终于在第七层楼找到了两位惊慌失措的老人。原来那位老人也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好在她的儿子也找来了，她家住 10 楼。楼道里的人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忍不住揶揄我母亲，老人家，让你女儿担惊受怕啦，此等助人为乐，不作兴的，你能管好自己足够了。母亲像犯了错的孩子低头不语。我却从她麻木凝滞的眼睛看到了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。我笑嘻嘻挽着她，连声夸赞她好心肠，好可爱，好人有好报。母亲开心地笑了。可爱的母亲，你让我感受到人间之爱，生活之美。

了，那么你真不是个东西，可是如果你一直记得，却又不知道感激谁。我算是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会五十年后还记得，并且写出来感叹和感激。

我不知道我的六个同学还记得吗？那是很好吃

的牛肉，我现在觉得牛肝也很好吃，只是那时我不懂。我们这些很不懂的小孩，还有无数大人，都因为无知，为那个时候的国家，也许现在也是一样，做了一些现在对不起她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却总是只会怪她，忘记了也应该怪一怪自己。那一列“绿色火车”会停在那冬天黄昏的平原上，没有我的原因吗？我们其实都不应该登上那列“火车”的，串什么联啊？可是那时，我们偏偏必然地就是登上了。到达成都是深夜。第

二天一早，我们到了天府广场。立着雕像的广场冷冷清清。有个老婆婆推着一辆车，车上放着保温桶，边走边喊：“热牛奶，八分钱一杯。”

我们一人买了一杯，热乎乎的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很少的钱，手里的牛奶让冬天的冷清广场也热乎乎。出发的时候，妈妈给了我二十元钱。我们在外面东逛西逛很多天，回到家里还剩十元。我们这些天真的小孩用掉国家很多钱，还有无数大人。

我们都在历史里写过自己的那一句，看清楚自己的那句，容易看清楚历史的整部。我不知道，那两个吃花生却不给小孩钱的大人，后来活得怎样？他们坐在那一列车上也是东逛西逛吗，还是出差呢，他们确不要脸。

那晚我们坐着“皇家加勒比海号”邮轮离开了阿拉斯加的港市安克雷奇，与北极告别，缓缓地向南驶去。

再见了，可爱又可怕的北极，忘不了那些巨大的北极灰熊，我曾饶有兴趣地看它们耐心地守候在河边，贪婪地捕捉正在逆流而上回家产卵的三文鱼；我也忘不了每人出 200 美元坐着专轮去深海观看在海面上翻腾打滚的鲸鱼；我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自己这个 80 多岁的老家伙竟然会拼着老命摇摇晃晃一脚高

一脚低地爬到冰川上去，那半走半爬的惊险经历将是今后十分值得吹嘘的。现在我要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。

我的家在那美丽的南方。想着家，我就哼起了儿时爱唱的歌：“我去过许多宫殿和乐园，但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我的家，尽管它是那么简陋……”

突然，船上响起了船长的广播，这艘邮轮要即刻掉头重新回北方，这是因为一名旅客不慎摔倒，头部受重伤，必须用飞机迅

速送往大城市救治。而附近根本没有飞机和机场，最近的机场是在阿留申群岛的艾达克，那里有美国的军用机场，可是它离开邮轮当时的位置相当远，至少在一千公里以上。

阿留申群岛地处阿拉斯加的西北部，由 300 余个岛屿组成，它就像一把竖着的弯刀，它是美

国在 19 世纪从俄国手中与阿拉斯加一起买下来的。1942 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趁美国正专心于欧洲和太平洋的战场之时，偷袭了此群岛，将之占领。强大的美国哪里容得了如此的耻辱，当然不会甘心，所以翌年美军很快又把它夺了回来，并在艾达克建立了军用机场。这样，阿留申群岛就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了。

时值深夜，气温在零度以下。我与老伴不顾低温，裹着大衣站在船舷上紧张地观看他们是如何转

他死了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煎熬了六个星期后，得了急性痢疾，就像在这里先后死去的全五万人一样，悲惨地死了。瓦尔海姆是一位医生，“盖世太保”以所谓的“颠覆国家”的罪名把他投入汉堡的监狱，讯问后又作为政治犯转移到“布痕瓦尔德”，那是 1944 年春天的事。

那年的 5 月 5 日，瓦尔海姆给妻子凯蒂写了一封信安慰她，说自己一切都好，

在采石矿做工时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欣赏哈茨山脉的风景。瓦尔海姆还说，当天晚上 6 点钟他会从收音机听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，他建议凯蒂今后每星期的晚上也打开收音机——这样，即使是身处两地，他们仍然可藉音乐为媒相爱。

藉音乐为媒相爱，这多么浪漫！但是，一边是汉堡别墅精致的客厅——当时，凯蒂在盟军频繁的空袭下尽力保护两个男孩；另一边是“布痕瓦尔德”第 59 号囚室的床铺。这一份浪漫又是如此地凄凉、沉重。

瓦尔海姆的这封信幸存下来了，他的孙女柯林娜爱好古典音乐，70 年以后，她想求证瓦尔海姆那天听的究竟是什么音乐会。

“布痕瓦尔德”确实有扩音机系统，通常是用来叫嚷给囚犯的命令的。柯林娜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扩音机是否播放了古典音乐，因为有幸幸存者写过回忆录：在“布痕瓦尔德”，是否播放音乐完全是卫兵心血来潮的决定。但是，柯林娜从法兰克福德国广播档案馆中查到，瓦尔海姆所谓的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，实际上是每周一次的“古典音乐一小时”节目，在 1944 年由戈贝尔（纳粹宣传部长）批准播放的，节目的开始曲是布鲁克纳的《第三交响曲》的末乐章，它的英雄的、军号似的主题据说是象征着“德国人的战斗精神”。

接下来的节目单有巴哈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、华尔兹舞曲以及瓦格纳的《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》第二幕——这些就是瓦尔海姆写信那天的节目。凯蒂是否能在下一个星期天之前收到瓦尔海姆的信呢？如果收到的话，她是否能和瓦尔海姆同时聆听勃鲁克纳《第四交响曲》开始时那充满渴望的管乐独奏，以及莫扎特、亨德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呢？……“布痕瓦尔德”饥肠

漉漉、充满恐惧的囚犯，听着亨德尔《弥撒亚》欢乐的“哈利路亚”合唱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？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他死了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煎熬了六个星期后，得了急性痢疾，就像在这里先后死去的全五万人一样，悲惨地死了。瓦尔海姆是一位医生，“盖世太保”以所谓的“颠覆国家”的罪名把他投入汉堡的监狱，讯问后又作为政治犯转移到“布痕瓦尔德”，那是 1944 年春天的事。

沉重的浪漫

周炳揆

那年的 5 月 5 日，瓦尔海姆给妻子凯蒂写了一封信安慰她，说自己一切都好，

在采石矿做工时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欣赏哈茨山脉的风景。瓦尔海姆还说，当天晚上 6 点钟他会从收音机听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，他建议凯蒂今后每星期的晚上也打开收音机——这样，即使是身处两地，他们仍然可藉音乐为媒相爱。

藉音乐为媒相爱，这多么浪漫！但是，一边是汉堡别墅精致的客厅——当时，凯蒂在盟军频繁的空袭下尽力保护两个男孩；另一边是“布痕瓦尔德”第 59 号囚室的床铺。这一份浪漫又是如此地凄凉、沉重。

瓦尔海姆的这封信幸存下来了，他的孙女柯林娜爱好古典音乐，70 年以后，她想求证瓦尔海姆那天听的究竟是什么音乐会。

“布痕瓦尔德”确实有扩音机系统，通常是用来叫嚷给囚犯的命令的。柯林娜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扩音机是否播放了古典音乐，因为有幸幸存者写过回忆录：在“布痕瓦尔德”，是否播放音乐完全是卫兵心血来潮的决定。但是，柯林娜从法兰克福德国广播档案馆中查到，瓦尔海姆所谓的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，实际上是每周一次的“古典音乐一小时”节目，在 1944 年由戈贝尔（纳粹宣传部长）批准播放的，节目的开始曲是布鲁克纳的《第三交响曲》的末乐章，它的英雄的、军号似的主题据说是象征着“德国人的战斗精神”。

接下来的节目单有巴哈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、华尔兹舞曲以及瓦格纳的《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》第二幕——这些就是瓦尔海姆写信那天的节目。凯蒂是否能在下一个星期天之前收到瓦尔海姆的信呢？如果收到的话，她是否能和瓦尔海姆同时聆听勃鲁克纳《第四交响曲》开始时那充满渴望的管乐独奏，以及莫扎特、亨德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呢？……“布痕瓦尔德”饥肠

漉漉、充满恐惧的囚犯，听着亨德尔《弥撒亚》欢乐的“哈利路亚”合唱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？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瓦尔海姆的“罪名”是“对外国人友好”。作为医生，他为在汉堡服苦役的乌克兰人治病，他对病人很友善，还自学俄语，为的是更好地照顾病人。据说，“盖世太保”还发现一位乌克兰妇女写的一张纸条，以备一旦红军获胜可以证明瓦尔海姆是个好人。

他在治病时，总是把诊室的移门拉开一点，为的是让候诊的乌克兰病人听到诊室播放的古典音乐，他相信，不管时间多么短暂，听到音乐总是一种安慰。



夏日周末，整理旧物，找出学界泰斗任继愈先生的一封书信，可以窥窥他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。

这封信，写于 1998 年 4 月 19 日。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惠函收到，曹聚仁先生是我国有贡献的文学家，此事如由文艺、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发起，于理较顺，也会得到广泛响应的。如有北大的师生发起，到了一定的规模，我可以支持，我没有资格牵头。我所从事的领域，只是哲学方面，到处插手，好像成了一方面的专业人员，能通晓一切行业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，我的发言权，只限于哲学、史学这个小范围以内。”

信写得

不长，仅一页纸，但任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跃然纸上。记得当时，我在北大旁听，同时在北大出版社兼职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研究著名作家、学者、记者曹聚仁先生。在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与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等人的支持下，我以个人之力，筹办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。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名流的参与支持，我曾冒昧写信给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北大校友任继愈先生，恳请他的支持。

信寄出后不久，很快就收到了年届高龄的任先生的亲笔回信，大为欣慰。任先生对曹聚仁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，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建议由“文艺、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发起”，“如由北大的师生发起，到了一定的规模，我可以支持”。继而他袒露心迹说：“我所从事的领域，只是哲学方面，到处插手，好像成了一方面的专业人员，能通晓一切行业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，我的发言权，只限于哲学、史学这个小范围以内。”来信充分体现了任先生温和谦逊，实事求是的风格，他不好大喜功，不徒有虚名，有是一一，不愿“到处插手”，不以“全能专家”自居。

任先生的来信，让我不禁想起虚怀若谷的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。他晚年，曾亲自撰文“三辞”——国学大师、学界泰斗、国宝，他耻于沾名钓誉，不愿徒有虚名。季羨林先生如此，任继愈先生何尝也不如此！

任继愈先生，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多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与高风亮节，将深藏我的心中。他的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，对于华而不实、沽名钓誉者，仍是对症



美丽生活 (纸本水墨) 蒋世国

草亭放歌

王养浩

细雨绵，银珠溅碧莲。放眼玉帘罩丽园，侧耳翠鸟鸣云天。雨中叹留连。

淫雨天，临窗望草鲜。遥想西湖揽宫莲，笑指苏堤追白仙。举樽吟佳篇。

风雨送春归，柳外泪相随。兰舟未登心已碎，昨夜和春醉。春去春尽春回，海棠春晖，醉逢问谁？

别梦依稀肯德基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行游